

散文诗·历史深处

首阳山的高度(外四章)

□王 剑

为了拦住一匹马，伯夷和叔齐特地起个大早。他们风尘仆仆地赶了很远的路。

除了自己的国家，什么都不爱。在黄河边，在暴烈的马蹄下，他们像两只瘦弱的螳螂，把生命置之度外。

这一刻，他们伸出的手臂是巍峨的，像一座山。这一拦，就把他们青松一样的名字，拦进了史册。

此时，他们的意义不在忠君，不在悖逆，而在于横亘千秋的气节。

只有首阳山沉默不语，收留了这一对“不食周粟”的兄弟。他们在山上，一边采集薇菜，一边唱着哀伤的歌。宁肯饿死，也不低下高贵的头颅。

站在秋风里，仰望。我仿佛看见，伯夷和叔齐对坐在悬崖峭壁间的一块坡地上。伯夷双手抱膝，目光炯然，坚定沉着；叔齐上身前倾，表示愿意相随。他们面容憔悴，但眉宇之间的森然正气，却像云雾一样缭绕。

伯夷叔齐的气节，就像嶙峋的岩石，堆起了首阳山的高度。

苏秦的长剑

本是一个农家子弟，却偏偏喜欢纵横之术。本是一个读书人，却偏偏热衷于诸侯争霸之事。

你的舌头，就是一把横行天下的长剑。苏子一怒而天下惧，安居而天下息。

失败了，那就重新来过。妻不下织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与言，算不了什么。只要自己的一颗雄心，不死。

你的长剑，扎别人，也扎自己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大腿上流出的鲜血，其实是在描绘另一幅喷薄欲出的宏图。

身佩六国相印，该是何等的辉煌！

《苏子》三十一篇，篇篇都是抗秦的长剑。韩赵燕魏齐楚诸国，被你那只巨大的舌头，搅拌聚拢。强秦震恐，“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”。

如今，你静静地躺在鱼骨村的衰草

随笔·轻风物语

冬天的风

□安小悠

我喜欢春风“吹面不寒”，喜欢“夏风多暖暖”，也喜欢“秋风萧瑟”，但我不喜欢冬天的风。

冬天的风是刀，是剑，是锥，是戟，生活的重压是无形的，冬天的风却真实地切割着人们裸露在外的每一寸肌肤。它过早地在父亲的脸上刻上岁月的印痕，又不忘在母亲勤劳的双手上划上几刀，张开的裂口处，疼痛涂了厚厚一层。就连小孩子的脸蛋也被风蚀，皴裂如同久旱的土地，一块一块，裂痕是红色，斑块是黑色，风吹过，犹如撕裂伤口的新疤。

冬天的风是张狂的风，撕裂着，怒吼着，咆哮着，如钢尖划过铁锹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夜半时分，风声呜咽，如泣如诉，在无眠的夜里听久了，觉得那是一曲人间的悲歌，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壮烈。它卷起一块塑料薄膜，能“呼啦啦”带它到天上去，它卷起一片落叶，能让它重新飞回枝头，甚至比枝头更高的地方，它卷起一颗少年的心，

间。乱山秋尽，寒云笼罩。你朝我们摆摆手，六国兴亡的凄凉往事，不说也罢。

但我分明看见，你留下的那道“悬梁刺股”的光芒，正穿越时空，直逼我们的内心。

二里头，中国文化的草稿

二里头，多亲切的一个名字。

穿过洛河，走过一大片青青的麦田，我们终于来到你的身边。只是，我们晚了1800年，错过了夏王朝的繁华，也错过了夏商更替的壮阔史剧。

走在松软的田埂上，我们仿佛走在最早的城市主干道上。你好，铸铜作坊！你好，绿松石器作坊！你好，中国最早的双轮车！

半地穴式房屋里，散居着男人和女人。炉火上，深腹罐或平底盆里，蒸煮着稻粟丰腴的颗粒。房屋周围，猪和羊群啃食着嫩绿的青草。精美的陶器，以及陶器上的绳纹，诉说着远古的沧桑。

真想回到他们中间，享受一下二里头人原始的单纯和浪漫。

二里头的村落，是中国文化打下的最初的草稿。

当我走向二里头，其实，就是走近中国文化的起点。

当我离开二里头，我行走的，也不过是河洛文化的延长线。

夜色中的洛神

向南。一直向南。

深夜的街头，只听见我们匆忙赶路脚步声。

终于，我们抵达了洛河岸边。一弯残月，挂在半空。秋风吹过，芦苇们扭动的腰肢，有一种魂不守舍的美。

我不知道，蔡伦当初造出的纸张里，是否掺进了芦苇的洁白。

我们望向远方，夜色中的洛河，一片浩瀚。今夜，没有双美亭，没有曹植，也没有期待中的洛神。

如果有一把七弦琴，我愿意为她弹出清雅的琴韵。如果有一支妙笔，我愿意为她写下浪漫的诗章。

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。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渌波。”栈桥上，有人举杯邀月，开始朗诵了。

声音浑厚灵动，在洛河的水雾里，颤动。

玄奘的足迹

没有比脚更长的路。

从公元629年四月初七那天起，他就认定了一条西行求法的险途。

秦州，凉州，瓜州，被他轻松俘获；五峰山，大凌山，大雪山，越葱岭，被他踏在脚下。

背上的行囊里，是一卷卷的信仰。

一匹赤瘦老马，是他寂寞旅程中的伙伴。

漠贺延沙漠里的磷火和狂风，他没有惧怕。重重关山上的匪盗和阻挠，也不能浇灭他内心熊熊燃烧的信念。

一路西行。漫长而凶险的西行。他硬是靠一双脚，穿越了128个国家，行程达十万余里。

玄奘，多么激越的名字，多么铿锵的步履。

一部《大唐西域记》，记下了他沿途的见闻。1335卷经文，开创了他翻译经卷的新高度。

如今，在陈家河村，当我循着墙上地图里的那条红线寻找他的足迹时，我的耳边没有了凤凰的脆鸣，而只剩下了万马奔腾。

老屋还在，慧泉还在。我不知道，吹过陈家河的秋风里，哪一缕是玄奘的呼吸？我也不知道，院中飘荡的枯叶里，哪一片留有玄奘的印记？

我只知道，路途中奔走的，是玄奘的理想。盛世里坐着的，是大唐的江山。

站在正堂前，瞻仰。玄奘低头念经，不看我们。

但是，我们心里明白：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这不正是玄奘成功的真谛？

诗歌·紫陌红尘

想着你,忽远忽近

——读刘长卿《逢雪宿芙蓉山人》

□秋心

雪泥鸿爪，了无痕迹
只有岁月禁得住那种心碎
只有月亮看得见那滴眼泪
想着你，其实就是自己想着自己
是自己不断捶打生命的烙印
隐疼、挣扎、叩问
我生命中的神呀，就守在我的身边
在即将崩溃的刹那
梦想成真

想着你，近乎梅树在石缝中清修
释放忍耐或绽放的讯息
站在荒原的尽头
那幽幽的暗香飘进夜里
吐纳风雪

野芳清发，日暮苍山
白屋和柴门安度危险的身体
直到天寒地冻
大雪遍地之时
你才乘着夜风
呼啸着回来
犬吠声惊心动魄
从千年前飘来
忽远忽近
虚无，漫过无边的夜空

这是我想要收藏的时光

□陈向锋

秋日已尽，西风寒凉
我把一地枯黄拾起
藏在岁月的深处，遥想
等到春风归来时放飞

繁华落尽，盎然凋零
我把花草移入暖房
植在心灵深处，生长
重温沸腾过的绽放

冬日漫长，闲暇时光
煮一壶茶品几部书
修剪文竹吊兰
与先贤的灵魂对唱
这是我想要收藏的时光

冬阳，贮藏
真知，能量
我还能收藏多少时光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，阅读副刊美文。本地作者投稿邮箱:13938039936@139.com
本版投稿邮箱联系电话：13938039936